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温恭毅集目録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呉句華

謄録監生臣朱紱

温恭毅集目録　別集類五　明

卷一

疏十二首

萬全疏

敵患可憂營務久廢乞重事權以專責成疏

看詳章奏廣賊滋蔓奏詞各異功罪欠明懇

乞聖明大奮乾斷正法紀破欺罔以亟救

遠方生靈疏

將官賄敵出邊地方難保無虞乞賜究勘以

懲玩弊振國威疏

卷二

疏十三首

營制屢更統帥不一懇乞聖明亟賜裁定以

正事權疏

懇乞聖明遵祖制慎贈典以重名器疏

屢據邊報乞賜嚴飭邊臣大加逐勦以戒不

虞并議處降人以全國體疏

恪遵明旨查正公用銀兩疏

清查供應器皿酌處成造以節財用疏

重宴賜以撫遠人疏

卷三

疏十五首

懇乞天恩俯賜議處漕糧以蘇運務以拯民
困疏
地方異常水災疏
府官不簡物議昭彰乞賜議處以肅吏治疏
縣官馭下太踈致招訐訟乞賜議處以飭吏
治疏
懇乞聖明久任賢能府正官員以安民生疏
司農告匱年甚一年敬遵明詔陳末議以備

糾劾有司官員以備考察疏

卷四

疏二十首

仰承德意敬進芻蕘懇乞聖明采納以隆泰

運疏

大臣病故疏

欽奉聖諭并陳末議以廣德意以消災沴疏

淺船積缺數多地方米價甚賤懇乞天恩俯

用疏

災異頻仍懇乞聖明敦政體飭武備以除隱

憂以圖消弭疏

海潮突變衝坍石塘懇乞及時修築以保安

生靈疏

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公考察疏

遵旨奏報大臣病痊乞賜及時録用疏

俯竭愚衷敬陳末議以求少裨治理疏

卷五

疏三十首

乞恩辭免陞任以安愚分疏

請停新增供應疏

糾監督主事疏

因母久病驚悸成疾乞賜放歸以便侍養調理疏

遵例陳情為母請乞䘏典疏

為親老身病乞恩賜免重任以便侍親調理

舊病未愈新疾復增再乞天恩准令在籍調理以免久虛重任疏

中途疾劇趨命難前懇乞聖明准令回籍以延殘喘疏

宸居鼎建願捐微俸以助大工疏

礦稅釀禍已深重地用兵尤急懇乞聖明速允停止以遏亂萌以保鴻業疏

遵聖諭循職掌摘陳修省要務懇乞聖明嚴

臺差關係匪輕憲臣接代久曠懇乞聖明早

允考選以復成規以肅風紀疏

詳陳臺臣缺乏之實懇乞聖明速俞考選以

濟燃眉以保治安疏

臺差懸缺日多考選萬分難緩懇乞聖明發

賜特允以重風紀疏

綸命頒行已逺天心孚佑有徵懇乞聖明確

行前諭以承穹眷以保聖躬以安宗社疏

卷六

乞皇上亟推喜慶之恩力修挽回之政以收人心以保泰運疏

慶典在即懇乞聖明寛逮繫併停礦税以召和氣以延聖壽無疆疏

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公考察疏

外臺闒繫匪輕仰懇聖明亟點撫臣以奠封疆以資彈壓疏

懇乞聖明亟定國是以一衆志以保治安疏

病曠日久濫肩非宜乞允歸籍併允辭印俸

疏

久病曠職懇乞聖明俯允歸籍併乞允辭印

俸疏

病劇難痊十懇聖明俯允歸籍疏

病廢曠官日久十一懇祈聖恩憐允歸籍疏

久病曠廢十二懇祈聖恩憐允歸田疏

久病久曠十三懇祈聖恩憐准解任疏

一生還疏

久病屢犯屢篤二十懇乞聖恩憐允歸籍疏

奏為乞恩辭免特陟以安愚分疏

天心仁愛有加聖諭虔誠特至懇祈乾斷亟

圖急務以保泰運疏

國禍日亟天聽日高謹合疏力懇銷弭疏

慶典舉行在即侍從憲臣之人懇祈聖明裁

酌點用以光大典疏

再乞休致疏

人言再至義難姑留三乞聖恩早賜罷斥以杜禍端疏

四乞罷斥疏

五乞休致疏

六乞休致併辭印務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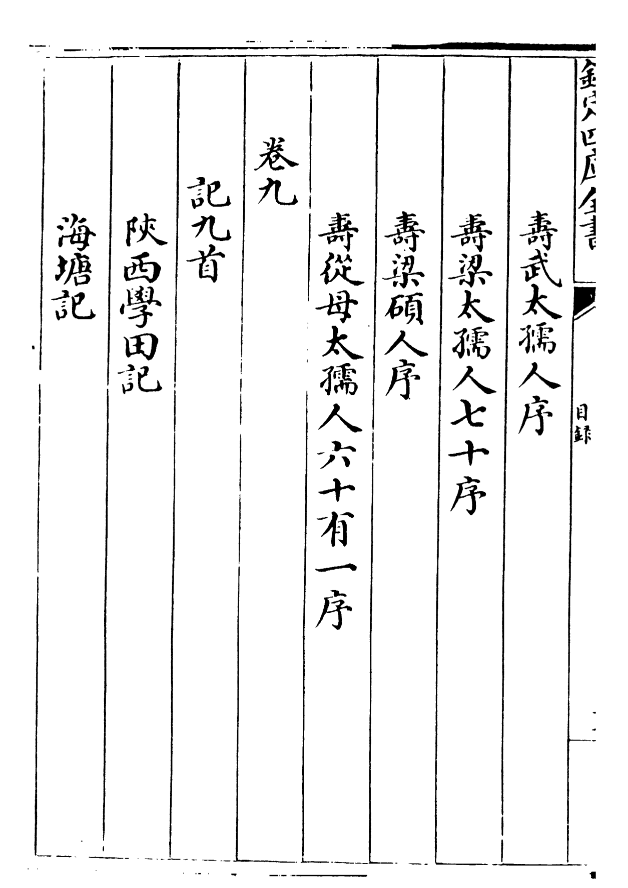
七懇罷斥併乞允委署印疏

天心仁愛有加罪臣循省應罷八祈聖明大

卷七

卷八

序二十四首



卷九

記九首

卷十

墓誌銘十七首

明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靜菴孟君墓誌銘

明封膳部員外郎平橋王公墓誌銘

明刑科都給事中郭莊張公墓誌銘

明奉直大夫山東青州府同知蟠山李君墓誌銘

明河南道監察御史郭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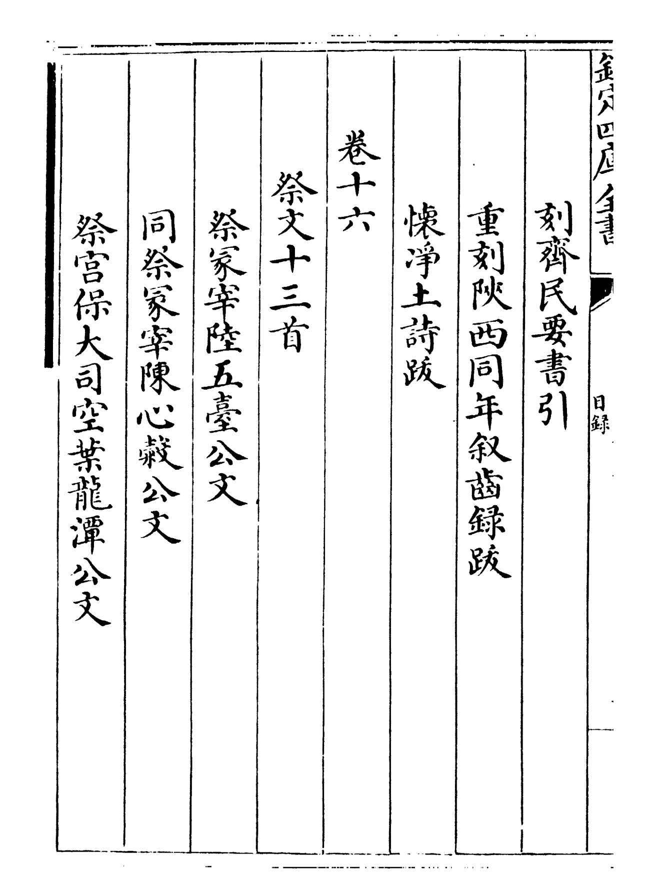
明叚涉君墓誌銘

卷十一

墓誌銘十五首

卷十三

行略四首



卷十七

祭文十一首

卷十八

過邯鄲

邯鄲李希聖明府枉過小坐

武陵城樓送李少參之闗中

送李懋推放歸

過武闗

夏日同裴太僕泛西湖

又同登萬松嶺

豐樂亭赴成君廸太僕宴集

寓天寧寺蘭上人房

送袁微之赴漁陽劉公幕

胡子芳移居為余比隣

題馮仲元園

喜馬子儀至得二親信

送子儀歸用何仲默先生韻

寄弟

慶成宴恭述二首 時萬歷丙子純以太僕少卿侍殿中

卷二十二

七言律詩一百一十五首

蜂房次遠卿韻

鄗城三宗侯招飲

繡春臺宴集

登黄鶴樓

中秋仲宣樓送秦藩伯之滇南

同鄒秦二使君遊德山

登岳陽樓

同李杜二使君望太和山

登金山寺三首

定海招寶山同王將軍張憲長觀水陸大操

二首

遊靈谷寺

王陽德大參伯仲邀飲墨池園池即右軍洗

硯處謝氏夢草堂在側

虎跑泉寺同孫樞相王李二柱史宴集次蘇

韻時王柱史將代

瓜步即事

遊禹穴同姜憲使商大理朱太僕王新建集舟中聽童子歌予勸民詩

送少司農梁公北上便道省親

同子忠登牛首山

同胡子忠重遊燕子磯聞我兵復朝鮮

答王元美兼懷敬美

夏日同遊李氏園二首

立春前二日雪中謝賜元旦宴鈔時歲庚子
兩立春也
立春次日朝天宮習儀
答沁水王次韻
九日聖駕閱壽宫奉命同豐城李侯守崇文
門時有綵羅之賜二首
又同登觀象臺
南郊陪祀

雪中謝賜藕次諸公韻二首

五鳳樓前祝聖壽修十餘年曠典也時月望於十六日祝當其望云志慶

先是奉命十七日早合華夷諸臣於五鳳樓前祝釐次韻

秋日憶蚕朝二首

中秋前四日集維益朱榴館得殘字

中秋集余望筠館時久坐方得月會逮稅使

送朱左使歸衡州

送周光禄之晉藩

送祝將軍伯良之任吴淞 有序

秋日同董維益司寇蔡弘甫内翰集朱汝脩保御脩竹館得開字

次秋字

送秦給事使齊

送賈奉常使趙

次汝脩觀梅

丙午上元西社觀燈登城樓次日橋上看龍燈同孔治甫薛龍阜胡含素梁君旭來陽伯馭仲家弟希孔得同字

送李次溪制臺奉召入理京營四首

藩伯王道服張憲周枉過草廬

七夕集朱汝修修竹館分身字

仲春陪祀先師

送薛允執來陽伯高大充常脩之石復朴偕

計

卷二十三

五言絕句十五首

老僧巖二首

移居宣武街庭前有竒石四各題以名繫盃

汝修弘甫欣然賦詩余亦各得一首

立禪僧　二舉峯　邀月巖　化石嶺

卷二十四

送遠卿之幕滇藩二首

郊望

山行

題銅雀臺有感效陸放翁沈園之作

送左金部夏伯之河西務

憶弟

送唐山人歸關中

靜業禪林二首

卷二十五

尺牘二十七首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尺牘二十一首

報張周田中丞

報張瀛濱户書

報劉少嵐運使

報田小司

報劉我滄

與詹養貞侍御

與王古林

與張環中

報汪伯玉司馬

與顔冲宇

報張見南別駕

與黄葵陽

與許敬庵督學

與孫南翁先生

報馬定宇

與王元美司冦二首

與沈仲化論班次

寄兒子知六首

與省中

與沈仲化政府

與沈肩吾政府二首

與沈肩吾沈仲化朱金亭三相國

與沈肩吾沈仲化

與內閣沈肩吾二首

卷三十

臣等謹案温恭毅集三十卷明温純撰純字希文三原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贈少保謚恭毅事迹具明史本傳純在隆萬之際正色立朝初忤張居正罷官再起又與中使爭礦稅卒以忤沈一貫致仕可謂毅然

自立不負君國雖阨於羣小無一日安於其
位而日久論定究稱名臣其奏疏皆切中情
事字句或失之太質而明白曉暢易於觀覽
蓋期於指陳利弊初不以文字為工其他序
記銘傳諸體則多雅飭可誦詩凡八卷大抵
沿溯七子之派而稍失之麤尺牘五卷亦多
關時政末一卷為理學六十一則皆論學語
錄大旨以程朱為本不宗姚江而亦不甚斥

姚江蓋純一生惟以國是為已任所爭者不
在此也言以人重是集之謂歟乾隆四十一
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溫恭毅集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黄佑

温恭毅集卷一

明 温純 撰

疏

修實政圖治安疏隆慶戊辰年任戶科給事中

臣竊惟天下事不患不可為而患不必為故任天下事不得曰不可為也而使其事必可為治且安者乃為善治我皇上嗣登寶極益三年於今矣視天下為治且安

耶視諸臣任皇上事者以為可為而必於為耶抑以為不可為而不必於為耶夫病者求三年之艾而不得必為之蓄今天下病矣而艾猶不蓄是可惑也已臣觀今日之所最急而付之無可柰何者有三一人材缺而無計能振一財用匱而無計能理一武備弛而無計能整豈真無計哉有之而不為為之而不力也臣為此懼恐因循之風日甚一日將來之弊竟若之何是以忘其迂陋披素衷為皇上晝計幸留神采納焉臣聞天生一代

人材自足一代之用夫何邇來一遇員缺動稱乏材即推補多用試之可則已不可則别舉而試之又復不可又復試竟未有得人如古昔盛時者此其故何也臣以為責成泛資格拘又儲養之無素也蓋唐虞三代典禮典樂司馬司寇始終俱一人掌之而今之時則今日司民牧明日改兵衛今日計錢糧明日理刑名甚至以一人之身而各司庶務罔不歷焉儻以錢穀壞即長於刑名弗計矣儻以吏治壞即長於文學弗計矣漢縣令可

入為太傅令即有卓茂之賢誰其超遷之乎即超遷誰不駭疑而指議之乎是以循階而進雖左右先後亦不敢越次且當其會推也一人曰可衆唯唯而退龔公舉之虛名諉是非於銓部又或明知其人可用而曰資格未及待其資而老將至矣國家之樹人猶樹木有摧折無長養材未有能成者今天下方面有司如故而舉刺衙門日多有一人焉或目為蹠或目為夷倘其時不相值則以蹠目者誰是之而以夷目者誰非之乎即令各

省之方面兩京之有司不足以應其刺矣至於各州縣佐貳首領盡天下無慮數千百亡不視為虐民者上既以虐民視彼安得不虐民乎祿不足以養廉貧不可以逺到而以廉望之已難矣況廉未必即顯不廉未必即罷人孰肯為廉哉臣願皇上特勅吏部通行内外九卿撫按衙門或年終或考滿將各屬分別所長開送該部責其一不責其二凡錢穀甲兵刑名吏治文學各照所長終其身用之宜原任者不妨增秩久任堪別用者不妨

就長陞調以後部寺藩臬等衙門不得視為傳舍隨級遞轉使人得各精一業以求他日實用每遇會推大臣合無預行在京會推衙門各舉所知一二人揭送該部公同擬用扳其尤不計其資亦為官擇人之要也至於舉刺或專責撫按或分別職掌州縣佐貳首領賢之尤者另疏薦舉不賢之尤者不時問遣庶激勸之中未必無長養之意行之數年而人不思奮者臣不信也臣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

曰國非其國令內而太倉無一年之蓄外而府州縣無數月之蓄一遇水旱不惟不能賑且額辦歲辦日望其取盈焉假如不幸而年不再登敵人又侵恐追徵之令難復如故而民之貧者逃逃者盜臣且不憂門庭之寇而憂蕭墻之寇矣然天地間財物産於一歲者自足一歲之用産於一世者自足一世之用乃匱乏至此臣以為年例增武職濫屯田廢也蓋國初各邊年例不過四五十萬而兵非不盛食非不足也何今之為將領者悍

清勾而樂召募為士卒者假逃亡而頂新軍夫以召募之力為清勾何所不可以扣除逃亡者為召募何所不宜乃不此之圖而日請月益漫無已時計今歲所出已不下三百萬矣是國初六年之用僅足今一年之費萬有警急增賦則病民不增則病國司國計者計將安出國初武職非軍功不授應襲嚴比試之法何今之武職不盡出軍功比試之法又習為故套以故乳臭之子皆可領印綬豢養之流不堪任堅鋭以朝廷有用之財養

市井無賴之徒至所望以摧鋒陷陣者又不在是焉是所養非其所用所用非其所養有識者付之長歎而已國初各邊充實堡塞星羅粒米狼籍屯政鹽法相須並舉不煩内帑而飽歌騰槽之休猶可想見今軍民日困於擄掠土地日見其荒蕪米珠薪桂之謠所在而是說者歸咎於鹽法改折是矣而不知屯田既廢欲鹽法不改折不可得也近差都御史龎尚鵬清理屯鹽誠計之得者然以九邊而付之一人令其清理之可也欲望且

耕且守如趙充國戍金城之功鵬一人能之乎故得一王之誥則遼東之屯田興矣得一張守中則密雲之屯田興矣是在督撫兵備加之意而已臣願皇上特勅該部將各邊歲出之數總計若干各省直歲入之數總計若干如其相當宜圖積餘之策如所出多於所入允宜早為奏請會官議處以求萬世之利其武職應襲必嚴比試之法凡不由軍功授者盡行罷革是除冗官即所以除冗食也至於都御史龎尚鵬應否久任督撫兵備

應否加以兼理屯田職銜任事兵備如張守中者應否改調緊要邊鎮以為諸道之倡務使督撫指揮於上兵備實行於下如有仍前因循玩視者許總理都御史與屯田御史指名參究行之數年而財不足用者臣不信也臣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各邊惟薊遼二鎮頗在得人其餘宣大山陝所恃無策閫廣患潮急利旦夕倘一隅失守則肢體不完豈得腹心無恙且堂堂天朝顧不能振武威以掃彼氛孽哉臣特患賞罰不嚴任用不

專又邊腹異視焉耳葢朝廷之賞罰行而後將帥服將帥之賞罰行而後士卒服故𢥠苴得以誅莊賈亞夫得以抗漢文今福建廵撫涂澤民冒敘功勲欺誑朝廷廣東副使陳紀推故避難久誤推補原任總兵湯克寛玩寇殃民久不正刑是用一人不為我用罪一人不為我罪朝廷之賞罰何在耶至於總兵將領則屈膝重臣與士卒同其卑分守信地與參遊同其權平居無一金之賞則無恩可懐臨時無必誅之刑則無威可畏世特無

穰苴亞夫耳有之而亦若是臣知其必無功也古之善用兵者莫如諸葛亮終其身不遷尚無全功今督撫之臣一蹶即罷既罷又起恐今日所起者多前日所罷今日所罷者未必非後日所起矣是以為督撫者一心以籌邊又一心以圖歸寧以一蹶而去不欲久居而待罪如宣大總督陳其學素繫時望亦通書當路欲求歸計他尚何望哉窮邊之地莫非疆域窮邊之民莫非赤子而今則腹裏之不職者調邊方矣邊方之不職者調極

邊矣即銓補邊方有司亦往往以舉貢之下者充焉瘡痍遺民豈能撫摩累卵城郭豈能保守方今惠潮之民朝應役於公堂夕執杆於賊黨吾有赤子不令其愛我衛我而令其與我敵焉有司者安可辭其責哉臣願皇上特勅該部將湯克寬亟正其刑陳紀褫奪其職涂澤民既經論劾必難措布別選才望素著如侍郎吳百朋者代之令其刻期赴任仍申明各邊將領之權總兵得以生殺偏裨偏裨得以生殺士卒凡賞勞錢糧苟得其

人即令便宜行事可也各邊督撫要在慎擇於初萬一有蹶果係可用之才而罪非極刑寧降級罰俸以責後效不輕易改遷以滋勞擾總督陳其學清謹雅望臣所夙欽揮霍雄才原非所長亟當議處以重鎖鑰毋貽他日臨敵易將之虞邊方有司改調不職之例即應停止博選才望布置郡邑使有保守之功照依軍功陞賞以酬其勞如是而武備不修者臣不信也夫此三者皆今日之急務臣亦據所知以陳其梗槩耳然尤有大可慮

者焉昔先臣王守仁有曰忠義降而為氣節氣節降而為客氣臣又曰渾厚降而為調停調停降而為因循容氣與因循合而天下始有不可為之事不可與之人矣今之以客氣待人以因循自處者何其多也故論人才則以愛憎為毀譽議政事則執已見而拂衆論或陽為唯諾而陰肆誹謗或身在一堂而心如千里又其甚者則以君子攻小人以小人攻君子又以君子而攻君子至於自處則任事者少避事者多持兩可以為善處喜

和同而陋狐直以此臨事祗見其掣肘而不可為以此與人祗見其睽隔而不相入矣此臣之所大慮也伏乞皇上申勅吏部通行內外大小臣工各洗夙習無事為同心一德之孚有事切同舟共濟之念在已者不必盡是在人者不必盡非與其攻人不如自攻是非必歸於一定議論毋涉於雷同至於任事者不以求全之毀而去避事者不以媚時之態而留又當事者留意焉耳如是則國是可定實政可舉而萬世治安之效在是矣又

何患天下事不可為哉

懇乞聖明亟圖覽本顧問之要以隆交泰疏已巳

任吏科右給事中

臣讀易至泰而曰坤上乾下至否而曰乾上坤下乃知君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後萬幾可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朝或憲老或乞言或顧問或形諸章奏令憲老乞言不可復矣顧問章奏即漢唐宋之主亦未有不胥此以為治者我皇上御極以來

朝講勤矣言路開矣巨奸斥矣獨覽本顧問二事雖言官往往言之而該部未暇為皇上請者豈非以皇上即位之初服制未闋在古有三年不言之禮乎又豈非以政務旁午奏牘雜陳欲皇上一一而覽之一一而問之將涉於勞而無其要乎今先帝三年之喪已畢中外臣工莫不以高宗邁訓成王訪落故事仰望我皇上我皇上必思有以答臣工之望者臣計今切務則莫如覽本顧問而已何者往歲臣在山東聞皇上於講筵之暇以

石州殘破下問輔臣臣不勝欣躍以為聖天子留意邊方如此不惟臣欣躍而海隅蒼生莫不傳頌九邊將領莫不警惕是我皇上一言即可以興邦一怒即可以安天下倘由此日與大臣商確時政則其所激發又不知當何如也我皇上何惜一言而不為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異頻仍盜寇弗寧閭閻多枵腹待哺之狀邊鎮有脫巾求糧之苦我皇上試於此時勤顧問覽章奏而諸臣中必有以修攘大計為皇上言者諸臣言之皇上采

而行之一留意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無難也且覽本不必於諸司之章奏而盡閱之也益諸司章奏有關於聖躬者有切於民瘼邊疆者有招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當徑行者於此辨之不移晷而章奏可覽也顧問非必於天下事理而泛問之也歷代何繇而興衰君德何繇而進退中國何繇而久安四夷何繇而賓服於此審之不終日而問對可悉也伏乞皇上乘此諒陰之餘俯順臣民之望勅下禮部會同內閣九卿諸臣再加詳

議如果臣言可采合無行令閣臣俟皇上日講之暇將票擬過諸司章奏分為二等凡掐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當徑行者不必煩瀆具關於聖躬切於民瘼邊疆者另開節要進呈御覽即時面請應否采納施行我皇上一有疑難更望或召閣臣或召部院諸臣特霽天顏俯賜清問必使歴代興衰之迹君德進退之由與夫安内攘外之要昭然如在目前始若勢分懸隔久之而上下情孚將見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藹然于一堂矣國家

億萬年無疆之運不其永孚于休哉臣不勝願望悚息之至

慎選將領以重營務疏　庚午任兵科都給事中

本月初七日該兵部為披瀝懇誠再乞天恩辭免重任事內覆恭順侯吴繼爵辭免總兵緣由奉聖旨吴繼爵不准辭三營事重還都用勲臣著會推堪任的來看欽此臣等竊覩我皇上軫念軍國重計思欲慎選將材以為轉弱為强之機甚盛心也但自古人君築壇拜將或

拔諸行伍或取諸奴僕如韓信如衛青朝為一旅暮統三軍兵戎重寄豈顧輕易若此哉蓋天下難得者材尤難得者將材用將而必於其類則不免計數取盈之誚而揮霍長材或不在所選中矣故將將者以其官擇人不以其人充官以官擇人者求必廣而事集以人充官者求必隘而官曠令天下苦無將材耳有之則勲臣可也流官亦可也不則豈惟勲臣雖流官亦有不可盡使者矣邇當分營選將之時議用勲臣吳繼爵流官袁正

等雖一時就近推補未必盡愜人望然用人不於其類
臣竊是之今欲取九萬甲兵盡付之三二勲臣即使所
用者盡當其才臣猶恐從之選將者亦拘拘焉而難繼
矣况諸勲臣日侍殿陛前其謀畧應否堪任必不能逃
皇上日月之明繼爵既以不得已而用之自繼爵而下
者將以為得已而用之乎方今營務廢弛疆埸多故所
賴整我天兵壯我國威任亦重矣而必曰勲臣乃可恐
不能知兵於平日而遽欲練兵於一旦臣不能不隱憂

葢求三大將於數十人也難求三大將於數千百人也易臣豈敢曰流官盡可用勲臣盡不可用哉惟以天下事謀之在始斷之貴果即京營一議歷數月經閣部九卿諸科道始而曰永革勲臣既而曰兼用勲臣今皇上又欲盡用勲臣是議論日多績効無期假令以後諸勲臣無一可遣者則該部且將曰有皇上天語在誰敢違之如此則京營大務終落故套而已臣故曰今日京營之將惟其人而已矣勲臣流官何暇拘哉伏乞勑下兵

部再加詳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合無將京營三大將不拘公侯伯及流官等職惟擇韜畧諳習篤中不欺者使充其任庶將領可得其人而練兵之實務為不虛倘諸勲臣念與國同休之義能養成萬人之敵雖三大將俱用勲臣臣等且為我國家慶矣

定廟謨飭邊防疏 兵科

近據宣大總督陳其學塘報云云等因到臣臣等看得自俺荅歸巢以來志未嘗一日不在中華當此薫和漸

暑之候深入雖難然備禦差緩萬一遂彼姦謀蹂我疆埸則在我耕穫之利一失而今歲秋防殆有較往歲為尤難者況宣大督撫將領諸臣在陳其學則當回籍在方逢時則當新任在王遴則方內轉在馬芳趙奇則始更置繼總督者尚候代於秦地繼撫臣者始聞命於洛中加以尚書郭乾尚在留都致本兵之經畫無人夫臨敵易將兵家所忌雖諸邊臣久荷渥恩必不以去就易志必不以難易回心但恐士卒之觀聽未一行伍之紀

律未正敵人聞之無有不乘隙生心者所有一切防禦之事伏乞申勅宣大總督鎮廵等官各要同心防備相機堵截應去任者當思一日不去其職則巳之身猶朝廷之身朝廷之事猶巳之事不捱日推委以遺他日追論誤事之愆仍乞勅該部馬上差人速催總督王崇古廵撫孟重星夜前來赴鎮以紓國家北顧之憂如或躭延悞事責有攸歸再照原任吏部尚書楊博久歷邊鎮素抱忠猷今當疆埸之際豈宜别求邊材懇乞皇上軫

念兵戎重寄委用貴於得人起博以司本兵則廟堂之謨猷自有定算而皇上欲為封疆計當不出此矣

賊勢猖獗據城殺擄官民乞賜究處失事官員并議勦滅事宜以遠布國威疏兵科

昨十三日據總督兩廣軍務左都御史劉燾揭報為防守踈虞縱賊越城刼虜事云云等因到科臣等看得百越地孤懸海畔患不在倭亦不在寨惟我民便於賊不便於民則為患最大益守土諸臣既不能布德揚威以

消未萌之寇又不能整律振師以遏方張之勢以故民從賊則茍活斯須不從則立死鋒刃自廣州以至潮州沿海千餘里有民亦賊賊亦民之謠往臣純嘗為我皇上陳之今犯廣海衛者計倭賊寨賊才四百餘徒耳一旦戕殺職官擄劫人財據城自衛若履無人之地究其故則曰姦徒内應我兵四散是守城者賊攻城者賊一方守土諸臣尚不相報聞又安望先事備禦哉蓋總督劉燾託病辭難已置嶺南於度外總兵郭成巡撫熊汝

達賊未至既不知預防城已陷又飾詞解脫叅政姚世熈僉事周舜岳均有防守之責難免疎虞之罪千户杜良材錢國卿果係陣亡自當與王楨同録如襲縣避故智即應明正法紀內劉燾熊汝達一當革任一聞新命而新任李遷吴時來未經啓行均乞勑下兵部一面將劉燾熊汝達郭成姚世熈周舜岳任俸戴罪或用原遣狼兵羅思詔等或令郭成親行督兵務乘機勦滅以成收復之功燾與汝達仍以去任委託則國典昭然自難

輕貸一面差人移文李遷吴時来星夜前去赴任不得逗遛延日以致彼此誤事之慫其焚刼過地方與督撫以下諸臣功罪及臨陣死事官員即行彼處廵按御史候事定之日徑自覈實分别奏聞至於廣中之民既不得已從賊則在我招徠撫摩之計尤不可不講再乞勅下該部或慎選良吏以司民牧或蠲除賦役以寛民命使東南倒懸之困得復需太平恩澤而後彼賊之向導可絶矣

警報日急再乞亟勅邊臣嚴防禦以慎固疆圉

疏　兵科

昨二十二日據宣大總督陳其學塘報據大同總兵官馬芳塘報據西路參將張剛塘報據迎恩堡守備解一清塘報敵中走回男子一名猛圪太供係山西人原充平敵參將下家丁隆慶三年七月內蒙差哨探被敵捉去在營時聽得衆人將河西并山後諸部調知每家殺牛二隻羊二隻三月十三日祭旗要從東自大同西至

老營堡一帶俱在本月一齊入攻困城堡邊墩等情據此看得自春以來各酋傳調攻困之謀已非一日今既殺牛祭旗入犯似在旦夕除行三鎮鎮廵遵照近題事理督責各邊遠爲哨探加謹慎防但有侵軼消息務要同心戮力相機遏勦期保無虞等因又據薊遼總督譚綸塘報據署管古北口事原任遊擊張廷賞揭報據提調潘一麟等稟據尖哨張廷甫報哨至地名無礙離邊三百五十餘里入屬部湯卜賴妹子比濟營住探至三

月初八日有敵人辛愛家黄達子卜兒挨等二騎到營說敵人安灘把都兒恶兒都只昂辛愛五箇頭兒傳調達子趕着有奶牛馬說在地名揷漢腦兒聚兵齊了等青草髙了要犯大同宣府獨石地方等情備報到職看得揷漢腦兒係在白廟兒三間房地方今稱在彼聚兵在宣府則永寧四海冶在薊鎮則黄花鎮石塘嶺古北口牆子嶺爲近我馬蘭以西當嚴爲隄備其太平以東則有土蠻一枝時萌報復之念自去秋至今屢見諜報

若西賊一動則土蠻乘機窺竊東路亦勢所必至相應一體飭兵預備等因到臣臣等節據警報熟按敵情則有不可不過為預防者葢時當春夏之交在我兵往往以無懼為辭而攻其所不備出其所不意雖在彼敵人亦未嘗不習用其說況敵人自正月以来調其首黄台吉把都兒永邵卜堢落土蠻阿兒都司瓦慎擺腰等黄台吉欲犯新平并宣府洗馬林一帶俺答永邵卜瓦慎擺腰恰台吉阿兒都司萬奴堢落土蠻欲犯大同一帶

坤的里罕欲犯獨石永寧一帶今安灘把都兒惡兒都只昂辛愛等又欲犯宣府大同獨石至老營堡等處是敵情狡黠變詐不一豈欲分我之力令無所不備無所不寡歟抑聲西擊東令我顧此失彼而後圖之歟今旣廣聚酋首殺牛祭旗意在必騁無疑若不覰破姦謀令彼計沮勢窘則數月傳調攻困之舉豈肯遂已我宣大薊遼山西諸鎮惟明吾哨探嚴吾烽燧不論諸酋欲犯某鎮凡我守備叅將各照信地或整兵理餉或據險阻

隘使賊不得乘隙而入其總兵遊擊尤要預探彼賊向往之地相機赴援如併力直攻一路則集我隣兵以遏其鋒如分兵齊攻各鎮襲丁卯故智則隨急堵截以却其進毋執守一隅誤中姦謀亦毋託名策應避處善地各邊督撫諸臣既任鎖鑰之司不妨再三申諭至於新補山西巡撫石茂華既當服闋之期又承金革之命難執餘哀舊例即應催赴邊關伏乞天語叮嚀宣大薊遼總督鎮巡等官各遵節次題准事宜寧過為防備不致

後患不得以氣序漸暑遂弛邊防其土蠻報復之念假威西賊竊犯東路真有如譚綸所計憶者薊遼二鎮督撫將領自當專任其責老營堡孤懸一隅實敵入晉孔道往歲三岔五寨岢嵐臨石之害足為後鑒山西巡撫靳學顔雖受新命猶任封疆之寄務與總兵郭琥鼓舞三軍毋以去任推諉致遺後慼仍乞勅下該部行文速催石茂華星夜前去赴任以副朝廷任使之意如少稽延萬一三關多事其責不可辭矣

邊腹多故亟處任人事宜以專責成疏　兵科

臣等待罪該科目擊四方奏報通計各邊鎮則為國家門戶各省直則為國家腹心而我朝建都北平去敵穴又僅數百里自保定以南東至齊魯有鹽礦徒西至秦蜀雲貴有山冦土蠻土舍東南至閩廣有林道乾等與倭賊寨賊古田獞猺諸賊而金陵以北江洋有江賊海濱有海賊鳳宿之響馬出沒無時徐邳淮揚之鹽盜竊發接踵汝南襄鄧故多巖險易以嘯聚曹濮臨德密邇

漕河歲苦流刼燕趙畿民本以慷慨習成獷悍白蓮妖狐等教又往往鼓惑人心漕河一線之路為國家命脉咽喉少有阻滯便成坐困輿言至此誰不寒心二百年来設官分職非不詳密於沿邊沿海設督撫總兵於直隷設廵撫兵備又於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臣雖司轉運而統領官軍一十二萬有餘葢已黙寓控扼之勢何自去歲以來不惟邊報緊急廣海失陷而中原之地一遭水旱如江洋如徐邳如汝南如山東川陜等處

聚衆焚劫殺人奪財者日相聞焉又其甚則都門之外白晝橫行萬一姦徒乘機而發恐所謂鹽礦徒白蓮等教者將為人憑藉而又有強敵侵我邊疆比其時臣不知計所出矣然在今日則猶有可預防者臣聞之天下事閱歷久雖中材足以自辦任不專即上智不能俄頃而奏効今不二三年兩廣總督則四易矣大同巡撫則五易矣廣東監軍兵備則四易矣臣無論北方即廣寇始發也一兵備翦之而有餘既猖獗乃徵兵遣將糜費

不肖猶不聞平寧之期此其故可盡曰冦盜難平哉臣謂督撫兵備既受地方之責而破格體悉之例又視諸臣為獨優凡各用兵之地即以其人委之必令滅此而後朝食雖由兵備僉事為副使為僉都副都以至左右都御史亦無不可葢國初有先超遷後久任先久任後超遷之例今獨不可倣而行之乎人之材如松栢桃李世未有取桃李以充棟樑者今或以文事而責武備或以清謹而望揮霍當此國家多事之際與其用而後試

不若試而後用即令督撫兵備諸臣一時之選雖多得人而材質所限或有宜於彼不宜於此者未必盡無且內地萬一多警凡策應保土之責即與邊臣無異而廣東之勢危若累卵各道兵備半屬書生今不亟議處俟無及矣國家原不借材異代豈無才猷克壯者足堪其任乎誠有之即速令改調可也漕運之軍一困於軍職之剝削一壞於沿途之顧覔尺籍雖存無補緩急而淮安於山東河南又統轄曹濮兵備裁革無名濟寧河道

誰任疏通思患預防可無一酌處以消禍萌臣謂濟寧既當三省適中之地又得重臣以司彈壓之權誠加以總理軍務職銜節制兵道添設參將酌量募軍數千復設曹濮兵備以固中原而姦徒不軌之念自可潛消至於漕運官軍既有定額當事臣工宜體國家設兵微意即令把總等官置立年貌牌面各用正身赴運不得因而科害如仍前弊許巡倉御史及臣等指實參究臣等又謂國家所最急者將材或雜於武弁或溷於行伍編

民非博訪豈能人人而知近日文職邊才已經多官會薦臣恐天下至廣豈無韜畧素閑抱許國之忠無由自見者乎又其次豈無膂力過人欲死封疆以圖功名者乎臣願問諸九卿科道問諸邊腹撫按不論大小官職軍民某堪大將某堪副將某堪叅遊等職某膂力可作先鋒某勇敢可赴行伍而又畧其細過如漢用陳平故事或不次推陞或量授職級而謂天下盡無人者臣不信也均乞勑下吏兵二部再加詳議如果臣等所言可

採期令著實舉行則社稷幸甚天下軍民幸甚

將臣輕率失律撫臣謀慮太疎致損軍兵乞賜

嚴究并圖善後事宜以振軍威疏 兵科

臣等接到貴州廵撫右僉都御史王諍題為自劾不職

并參主將無能縱子貪功致損軍威事内稱其畧謂臣

奉欽依調集土漢官兵撫剿土舍安國亨該總兵安大

朝過信阿傀之言謂有兵數萬可為内應有糧數萬可

為軍餉乃决意進兵及至陸廣河而阿傀兵止五百糧

無升合彼時苗兵乘機劫擄不能盡免臣同蔡御史恐其無成節次差官撫諭國亨母子一聞即差目把諸人迎接進寨緣阿傀意在復讐即縱兵攻殺迎接之人大朝應襲男安榮既急於專功酉陽銅仁等苗兵又利於虜獲遂進兵至水西地方與國亨守隘目把阿弟得貴等相遇詐降兵三千倒戈夾攻以致苗兵殺傷一千餘人及參安大朝并伊男安榮致損軍之罪自劾鮮周慎之謀并稱安國亨今雖哀辭請罪但殺傷人衆欲調湖

廣四川雲南土兵征剿或仍待以不治之法責令送出
姦徒賠還所費糧餉從重問罪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
欽此又接到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蔡廷臣題爲將臣輕
敵取敗軍兵損傷甚多乞賜重究以振邊威以安地方
事内稱其畧與巡撫王諍所題相同但諍言苗兵殺傷
千餘廷臣言軍兵萬餘死亡過半諍言苗兵劫擄難免
廷臣言安大朝軍兵無紀刼掠財物三十六屯寨草木
不留殺擄人民所在老幼俱無噍類道路積屍慘不忍

聞安榮親手所戕者獨甚千戶單廷勲百戶詹春陽依從殘虐同惡相資致貴州村寨軍民恨安榮之害尤甚於恨安國亨咸以此為天理之報及參總兵安大朝徒勇無謀貪功僨事或從重究處或念平日勇敢姑令戴罪立功要將應襲安榮千戶單廷勲百户詹春陽提問如律巡撫王諍量行罰治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到科臣等不勝駭異因恨當事臣工不知撫勦大計使朝廷威信不見重於遐方臣等撫事疚心不惟以軍兵

喪失為可惜而尤以國體輕褻為大可惜焉盖貴州水西諸夷恃富逞姦自相翦伐固其恒性而朝廷之所恃以振震壓服者在威與信耳威由我振乘其屈服而遂行誘殺非威也信由我施因其跋扈而方事姑息非信也土舍安國亨與其母禄氏窮凶極惡神人共憤矣我力能制其死命雖一鼓而擒之誰曰不可我不能勝與其一戰而肝腦塗地孰若不戰而猶存虎豹在山之勢令總兵安大朝身為主將既不知量敵慮勝乃輕信阿

傀應援之說陷萬軍於必死之地當是時也欲勦既無可恃欲撫又非真情大朝父子尚敢冐昧深入豈不欲假此撫處之名或可成掩襲之功而不知諸夷觀望所繫縱或倖而取勝然於國家服遠之體統亦甚褻矣況既欲其剿又欲其撫既欲其撫又肆行殺擄如故是我之撫既出張皇不得已之計官軍之殺擄又重彼反側疑畏之心至於彼兵無故来降豈待有識可知其詐顧甘蹈食餌之戒涸置營中始受欺於阿傀繼被誘於國

亨失律無統幾喪全軍且使最爾小夷置大將於術中視撫臣為誘殺之計國家撫安遠夷之道不可復見信於遐方總兵安大朝雖正刑章豈足以贖巡撫王諍久冒老練虛名一旦當事而狼狽若此徒以止兵撫處之辭摭飾始謀不臧之罪應襲安榮千戶單廷勲百戶詹春陽横逆殺擄之罪果如御史蔡廷臣所言尤可痛恨即應提問如律以泄西南軍民之憤諍與大朝之罪終當深究即令解脫恐又遂彼避難之計目前誤事尤可

深慮所當先行酌處以責後效再照貴州既當危疑之
際所有一切應剿應撫事宜關繫甚重仍俟彼處奏請
則萬里遥制緩不濟事臣謂廟堂之上亟當即圖畫一
之策蓋欲撫則損威喪師之恥繫於國家神氣正臣所
謂因其跋扈而方事姑息者也欲剿則彼酋造器攻城
之具蓄謀已久我非調集官兵相機慎重則又不格明
矣伏乞勅下該部將安大朝王諍或即分别正罪或先
住俸通令戴罪殺賊俟有奇功議處應襲安榮千戸單

廷勲百戶詹春陽先行巡撫御史提問正罪如果應勦其應調官兵該部速議上請務令刻期濟事但我軍大創之後彼方乘勝非萬全不得輕舉而整兵養鋭以徐興問罪之師以不可勝制彼之可勝者在今日鎮巡諸臣加之意焉耳

敵人進邊乞嚴飭當事臣工亟圖防禦以保萬全疏　兵科

本日該鎮守山西總兵官郭琥火牌報稱節報敵人糾

衆聲言攻困老營本職統兵於初八日申時至老營堡當將奇遊老家官軍分布擺守城垣關防門禁正兵列營內外嚴防初九日大舉敵兵果從阻擄栢楊嶺燕家山賈家堡等處進入約有三四萬餘徑来本堡攻圍等因到科又先據宣大總督陳其學塘報三月二十六日地名兔毛河敵兵營帳滿川俺答在豐州城住牧要犯偏老地方本月初一日敵兵三千餘騎到雲川城東南住牧又地名乾沙溝迤北敵兵約一百餘騎初五日敵

兵約七千餘騎到平敵邊父河溝墩西空折墻督發總兵馬芳遊擊尚智趙威達等處堵截臣等與兵部已經節次題覆申飭當事諸臣矣今數日以来天城平敵二邊外之酋雖聞漸次退去而老營堡之圍又甚緊急敵計叵測即退去之意安知非鷙鳥將擊之狀但目前事勢在老營堡尤當并力策應馬芳尚智果至威遠城其去老營堡不過二百里東西聲勢相倚自可就急赴援臣所慮者惟三關之兵素稱怯懦自丁卯汾石之慘逗

遥觀望如劉寶田世威猶得不死以故各將官習成躲
避之套如去歲雲中失事即本鎮將領亦望風而走他
可知矣今敵兵既犯老營堡所有一切機宜在總督軍
門酌量緩急凡應調兵馬但求濟事雖先發後聞亦無
不可總兵郭琥素稱驍勇乘此敵馬羸弱之際用奇設
伏出彼不意如因劉寶田世威有可生之隙遂致玩寇
殃民聽彼處巡按御史就近覈實以聞國法凜然自難
輕貸至於劉寶田世威贖罪立功一節臣等觸事疚心

不可不一為申明者葢督撫之職在相機調度將領之職在衝鋒破敵邇歲以來成則衆冐其功敗則分任其罪而將得以戴罪立功將如之何不懈況既曰立功必其臨陣當鋒或擒斬或堵截的有實效而後可以言功可以贖罪乃往往戴罪者不鵰斬零酋以張功則託名擣巢以殺降不掇拾漢級以充數則收買軍功為已力督撫將領方欲成就其人已矣何暇為國體計也邇劉寶田世威荷皇上不殺之仁固因其才可用然於朝廷

必罰之威亦甚損矣如又仍習故套取曖昧不明之級皇皇焉為摭飾已罪之計其罪又不在失事下矣臣謂當此敵兵猖獗之秋正二犯立功之會果當犯邊攻城時能奮勇爭先或迎陣斬敵首級以遏其鋒據守某隘口使敵騎不敢南下然後准入議功之列至於鵰斬零酋止宜量給賞勞其殺降買功拾漢級等項尤當重致其罪若賊已犯邊一籌莫展即便繫獄處决毋赦葢才可惜法尤可惜天下不患無才而患無法法有所必不

可赦則人知進則生退則死而勇敢之氣自倍法可撓孰肯甘心白刃而不思退避為僥倖萬一之計哉臣謂御將之道寧失一才不可失吾法亦以才可求而法不可復振也伏乞皇上勑下本兵速議上請申飭宣大山西當事諸臣著實防禦施行疆場幸甚

敵患可憂營務久廢乞重事權以專責成疏 兵科

頃者皇上軫念京營重務革總督為提督改協理為閱

視真轉弱為强之一大機括未幾該三營提督恭順侯
吳繼爵等奏稱臣等才力綿薄智識膚淺須得部院大
臣資望隆重庶可共濟欲與文臣一同提督等因奉聖
旨文臣一同提督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提督左都御史
曹邦輔題請分别職掌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凡營務
遵典禮行不許妄議紛更欽此臣等反覆叅詳不謂世
受國恩如繼爵等乃敢裝飾巧詞蔑視成命大肆欺罔
以至於此益文臣如李靖武弁皆當屬麾下武臣如穰

並文職不得仍牽制此自古人君用將之大較也惟今日京營之將不問其人之能勝與否但取紈袴備員以為故事不得不假知兵文臣以司督理閱視之責此我皇上一時將將之微權在臣等私憂過計猶謂任將之道必破格慎選方可得人乃繼爵等慣謀身圖罔恩國計恥居調度之列假以推讓之辭一則涸邦輔於舊套不使糾正其非一則懼營務為重任或可分任其責此其用計亦甚詭矣不知人臣忠君但求利國家安社稷已

矣繼爵等茍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心其自謂資望隆重者足以服衆志乎抑才力綿薄知識膚淺者足以服衆志乎我皇上試一問之而彼當無詞也且國初勲臣躬冐矢石凡軍旅之事皆所嘗習即使專任其責誰曰不可今三勲臣中有身不出都城目不識一丁足不便跽鑠者萬一胡馬南下雖令作偏裨且不可欲望使數萬甲兵悉聽約束不亂不散者能乎我皇上試一問之而彼當無詞也昔路思令上魏明帝䟽云比年將帥多寵

貴子孫銜杯躍馬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懐雄圖鋭氣一朝頓盡臣不意今日景象即蹈此故轍然猶置練兵事不講紛紛焉於禮度儀文閒爭上下臣竊謂他日誤軍國大計者必此輩也興言至此臣實寒心伏乞勑下該部從長酌議邦輔既改提督凡各營之勤惰虛實及一應練兵事宜務要不時督率糾正不許推諉以負朝廷委任之意仍乞嚴飭繼爵及蔣佑陳王謨等既欲藉邦輔資助即虛心聽從如天順中佑

祖將貴之聽人指揮卒成名將乃無愧與國同休之義如襲舊套滋弊誤國聽巡視科道及臣等參究罰治以後推補將臣尤望皇上博選才賢勲臣流官之例不必盡拘庶責成專而統紀有定任用當而營務可振矣

看詳章奏廣賊滋蔓奏詞各異功罪久明懇乞聖明大奮乾斷正法紀破欺罔以亟救遠方生靈疏 兵科

臣等接到廣東巡按御史楊標題為邊城失守被賊襲

陷事內稱大畧謂本年正月初六日倭賊湊合寮賊四百餘徒突入廣海衛城要將總兵郭成參將陳濠革職戴罪參政姚世熙罰治同知常若愚致仕兩廣總督劉燾廣東巡撫熊汝達丁憂陞任廣州兵備僉事周舜岳究究及稱曾賊就擒即報盡絕至今遺下許瑞二千餘人尚費處分數月以来山海倭夷四起殺擄數萬將来事勢且不可知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接到廣東和平縣民何友益等奏為剿除山寇急救地方大變

事大畧謂廣東逺在嶺海外久因上下欺瞞養冦流毒自嘉靖三十七八等年至今惠潮百姓十去七八見在山冦江漢曽揰曽廷鳳等各分勦寨動以數萬計皆向日報捷招安之所留也今和平新反逆賊徐仁器等借號虎王糾集流徒各稱將帥去年攻破土城殺死把總余大邦生員徐星民葉彬等二千餘命今正月内又殺死壽官黄約等三百餘命海冦許瑞林道乾等數萬充滿海島必與山冦通同將使惠潮人民掃蕩殆盡乞行

真勦真招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接到兩廣總督劉燾題為仰仗天威克復衛城查參失事人員事大畧謂廣海失陷調發同知郭文通把總焦紹領兵五千餘名前往剿捕各賊聞風押帶被虜於二月初十日夜逃至海晏塲屯聚守廵二道親臨新會督推官兵與賊交戰斬級一十七顆生擒三名并勾引劫城內應賊六名各賊不支於二十一日夜下船遯去要將失事千百戶甯紹傑杜良材等提問參政姚世熈同知常若愚罰

治總兵郭成僉事周舜岳兗究陳濠仍充為事官死事
指揮王楨鎮撫周秉唐恤録同知郭文通陞賞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接到本官題為類報擒斬倭夷
山寇功級事大畧謂據海防兵備各道呈報陸續擒斬
山倭海寇功級一千一百零七名顆臣於勦滅曽酋之
後専師征倭次及山賊令各起倭寇已被官兵攻擊敗
衂奔命計日可殄至於山海又幸各路官兵協心效命
隨處勦滅無不成功雖未能盡數殲滅然當挫敗之餘

亦頗畏威歛跡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等因到科
臣等再三參詳除總兵郭成同知常若愚參將陳濠總
督劉燾巡撫熊汝達已經吏兵二部及臣等節次題覆
奉有欽依住俸戴罪改調無容再議矣今既收復衛城
至於各官之住俸者應否開支戴罪者應否宥免死事
者應否䘏錄領兵者應否陞賞非敢實定奪恐姑息朦
朧既失朝廷紀綱而避事養亂者且遂其計廣寇何時
而滅益賊既入城必大振軍威如往歲興化之陷疑兵

奮勇奪城救斯民於水火之中乃可以言平復今賊屯據廣海三十六日回至海晏押帶被擄男婦勒令贖還又十餘日其時不為不久同知郭文通把總焦紹統兵且五千餘逗遛旁觀聽其洋洋而去臣始聞之猶不敢信以為然今據奏詞其出城下船自来自去之狀既與臣等所聞相同而謂追逐出境將誰欺乎文通與紹既同領兵彼處該道原未叙及今叙文通而不敘紹其未交戰甚明况既戰矣兵至五千不能挫四百之酋而以

曖昧不明數級希圖陞賞又將誰欺乎參政姚世熈僉事周舜岳既有守土之責自當均任其罪在舜岳乃欲以去任免究不知朝廷賞罰果可以見任去任別乎廣海不啻一縣治以其為不足重輕將必待攻陷省會而後行吾法乎吁亦晚矣且遐方奏報有功則張一而為十有罪則掩十而為一將官飾詐以欺督撫督撫襲套以欺朝廷十五年來吳平除則曰海隅晏然矣未幾而曽一本之橫行如故曽一本擒則又曰兩省寧居矣未

幾而許瑞林道乾之背逆如故今督臣曰隨處剿捕無不成功按臣曰山海倭夷殺擄數萬督臣曰攻擊追勦計日可殄按臣曰將来事勢且不可知至於民奏各山海賊首動以數萬計又有出於節年聞報之外者不知當以督臣之言為真乎抑以按臣及民所奏為真乎𡨚赴蒼梧甫月餘即能平曽賊方張之勢冒朝廷陞䕃之恩顧終其年而不能除已平之餘孽臣不知平曽賊之功可屬之𡨚而養今日之冦當屬之誰此其故由總督

巡撫互相推諉以故巧於避難者苟可延挨而去斯已矣孰肯懐奮不顧身之念為國家淨萬里妖氛也伏乞皇上憫念東南赤子慎重朝廷紀綱明察逮臣欺罔勑下該部將郭文通暫停陞賞即行彼處巡按御史先將甯紹傑等提問如律其餘節次奏報各官功罪一併覈實奏聞果如臣言賊既自去萬無以僥倖復城為各官贖罪之理及賊勢猖獗是否真偽亦要明白聲説庶督臣欺罔之罪自不可逃姚世熙周舜岳既有住俸之命

卻又循資陞遷是賞罰並行於一時似於國體有礙查無收復之功合照原職改調以示實罰至於督撫二臣應否革去一員止以總督移駐廣州兼任巡撫聽該部從長酌議上請定奪則地方幸甚

將官賄敵出邊地方難保無虞乞賜究勘以懲玩弊振國威疏 兵科

臣等節據贊理軍務都御史大同巡撫方逢時山西巡撫靳學顏各報敵退疏大畧謂本年四月初九日俺答

大舉從平敵邊口入犯老營堡該正副總兵郭琥錢棟及各參遊固守趨援官軍李汝華等射打死賊人賊馬數多斬獲首級一顆賊遂遁去分犯威平比見正副總兵馬芳麻錦及各參遊兵形顯露轉向水頭兒一帶圍聚馬芳摘撥通丁於西古城等處對敵血戰十數餘陣砍死敵人敵馬數多賊續增敵酋合營一處隱有圍困威遠之意該原任總兵胡鎮等奮勇衝敵各賊漸退東從天城榆林口拆墻進入又該胡鎮及坐營王士進等

官丁生擒敵人一名斬級三顆奪馬二十一匹其賊敗去在山西則欲查有無失事與各官功罪在大同則謂城堡保全戰有實功等因俱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據總督陳其學揭帖訪得平敵參將張剛因敵到伊所管地方輙用黄傘二柄角帶一束藤棍二副金段四疋銀一百兩潞紬十疋梭布四百餘疋賄買俺答移營威遠地方又稱大敵入犯雖未南下所至地方難保無虞將領勇怯不無有異要將張剛賄敵并地方失事重輕

及畏法僨事人員通行查勘明實等因到臣臣等竊念
各邊自嘉靖辛丑之變大同總兵王陞納賄俺酋嫁禍
於晉人至有獮猴移識避死之喻自是宣大諸鎮遂恃
此以為苟且自全之計在大同西北二路與偏老等處
尤甚今敵入犯老營堡歷平敵威遠以至天城共計二
十餘日倏焉而老營倏焉而威平又倏焉而天城既曰
伐彼狂謀不敢南下曠日持久又不聞堂堂一陣即彼
酋忽來忽去之狀臣等已不能無疑今參將張剛果有

通敵嫁禍之謀則諸臣奏稱古西城等處對陣十數陣可盡信乎平敵既以納賄而免不知威遠老營天城果皆不戰而屈人之兵乎當此之時天氣漸暑敵馬最弱東西奔馳豈無一渙散之時乘勝遠來豈無一驕惰之會晝妝夜宿豈無一可驚擾之機彼之散不過千百人而我以其全力制勝則可戰彼視我兵無復敢戰而我出其所不意則可戰彼往来無寧居而我夜砍其營晝伺其便則可戰何諸將計不出此甚者納貢求免如治

水者以隣國為壑但幸其出吾境焉耳未甚者擁兵自衛隨賊遠避以張虛聲即為上計此其故臣知其不敢戰有三而其所可恨亦有三蓋諸將素未嘗練兵所恃者數百十家丁耳家丁蓄則三軍之氣懈蓋既不能以蓄家丁者蓄三軍又安能使三軍盡若家丁此其不敢戰一也敵少挫即為失利一失利即恐有報復之計豈知敵失利亦來不失利亦來耶此其不敢戰二也各鎮壁輔車相成脣齒相戒何不可戰令信地之外如秦越

然失事之罪在本管而不在隣境策應於彼又恐移禍
於此此其不敢戰三也三者合而邊疆幾不可為矣臣
故以為可恨一恨前未有當此炎夏之時敢於大舉入
犯者今一犯不待戰而貨物銀兩拱手以獻比秋高馬
壯又不知何以應之今以往防夏之兵漸不可減矣一
恨全盛天朝不能整旅振師至以中國而貢邊塞即正
張剛之罪然首足倒懸之恥其何以贖一恨貨物銀兩
豈出將官已貲其藉此剝削於軍者恐不止此即此而

凡可賄遺中外以求脫罪飾功者何不為也巡撫方逢時且陳列各將戰功其於張剛賄敵之謀固知非所與聞但撫臣不言而督臣言之其一切敵過地方盡謂保全又於督臣所言差異所有該鎮及山西諸臣功罪與地方有無擄掠非嚴勘正法恐無以破舊套而伸國威伏乞勑下該部先將參將張剛杻鎖來京從重問擬仍行宣大山西巡按御史嚴查通敵緣由是否止於本堡馬芳胡鎮等曾否交戰各堡寨村落有無搶掠擒斬賊

級是否真正及敵人進邊失守人員一并覈實奏聞定奪俟勘明之日再乞通飭諸邊督撫將領敢有通敵如張剛者即便糾舉以憑重治其相隣鎮堡務要協力驅賊毋分彼此而失併守之義毋畏報復而失可乘之機毋以家丁而沮三軍之氣如仍前弊致妨軍國大計聽各該巡按御史參究庶茍玩之風漸革而邊事或可復振矣

溫恭毅集卷一